

三國志

第四十二至四十六回

631

+

2

6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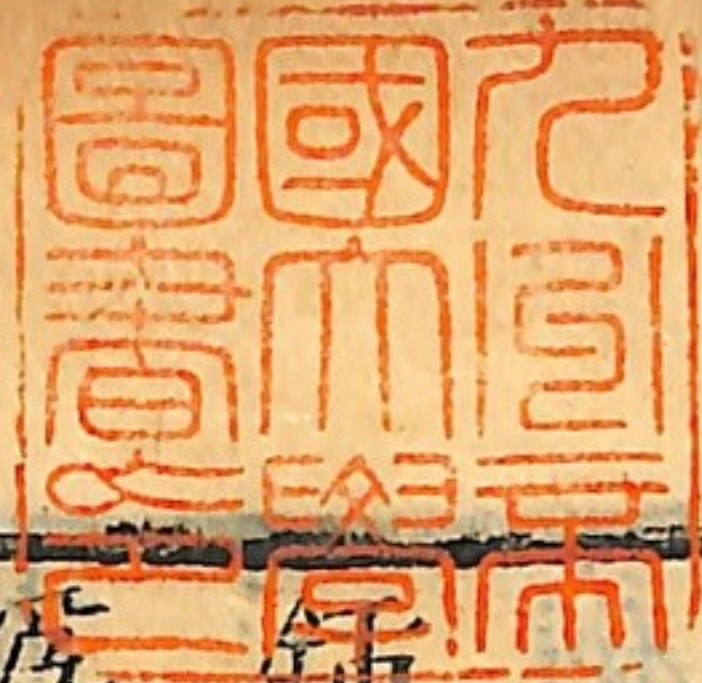
2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據水斷橋

逍遙文庫

宗盛一氏倚贈



鍾繇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作
為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背後追兵又至大喝一聲
逕取鍾繇繇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
繇于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趕來
馬尾相啣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內弄影子龍大怒
撥轉馬却好兩臂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
掣出青釭劍帶盔連腦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皆
奔回趙雲得脫望長坂坡而來後面文聘又引軍趕來子



龍已到橋邊。人因馬之見張飛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
叫曰：翼德，接我！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
行二十餘里。玄德等見子龍血染渾身，玄
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
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
井而死，遂推土墻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
敵軍，與他戰數十番，奪得青釭，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
主公之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回，
袍內無動靜，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
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于

地指阿斗而言曰爲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大將子龍
泣拜謝之日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男擲馬前

衆將救急公子皆哭糜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覓飲食却說
文聘引一枝軍到長坂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于馬鞍前
橫鎗立馬於橋上倒懸虎鬚圓睜圓眼又見橋東樹木背
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裡有精兵來在文聘勒住馬不敢
近前俄而魏將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
許褚等都至見飛瞋目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之

計皆不敢近前。扎在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
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
見後軍青羅傘。蓋招飄之勢。白旗黃鉞。戈戟旌幢。來到料
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來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
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
盡皆戰慄。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
舊日所言。翼德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
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呼曰。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
敢與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
陣脚移動。飛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

曹操身邊夏侯惇驚得肝膽碎裂倒墮于馬下操便回馬
諸軍衆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
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
退馬似山崩自相踐踏者大半皆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
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
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公盡膽寒當時因信雲長語
探囊取物不爲難
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雷響橋斷兩三虹漢

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翼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
激電之煌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擐甲披袍橫鎗立馬
昂然飄舉奮氣凌雲兩眼突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
瓦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坂
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于四海統千員之將
士驅萬隊之兒郎劒光燦爛如日華旗影雜沓如天光
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荊州窮追玄
德勢拔蒼海之龍鬚立挫丹山之鳳翼斬勁敵於瀕史

然則非冀
德大
功乃雲長
先聲之力
也一笑一
笑

護山河如磐石。乃天意之有定。遇燕人之勁力。虎鬚倒
豎起滿地之風雲。環眼圓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橋梁
顛撼。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海島。魚鱉踴躍於江洲。千
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牌而埋頭。動九
重之間闔。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皆奔。旌旛盡倒。擲
鎗甲於沙場。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尖寶劍以魂飛。
護衛雄兵。棄雕鞍而撞腦。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
諸侯於紫塞。袂天子於金鑿。畧見威風。頓絨絲而回駿
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冠簪。蓋因雲長當時官渡一
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爲勇烈之高名。救孤窮之

先王立功業於三分播英雄於萬古

却說曹操聞翼德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逃
回聽得背後人馬趕來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趕上扯
住馬前環纏曹操倉皇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
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
與張遼許褚再來招集人馬却說張飛見曹操軍一擁而
退不敢追趕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下馬
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
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
曰曹操深通兵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

玄德大
有見

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口若不斷橋
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若拆之彼必料我無
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與而過何懼
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追趕矣可從小路斜投漢津棄却
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任軍馬使張遼許褚
來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曰吾失計較矣
他旣拆橋斷梁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
要過李典進言曰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
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止行之間漸
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鼓聲連天吶喊不絕玄德曰

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日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趕來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
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趕上來張飛趙雲聽得回來抵敵
操曰劉備乃釜中之魚笄中之虎不就這里擒捉更待何
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挑戰一齊向前
衆將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前去忽山坡後鼓
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
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

好救星

江夏

今黃陂縣

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

兄弟兩意
都好俱是
豪傑俱是
大大豪傑

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往馬便回叫道又中
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復回來保護
玄德只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
德并甘夫人阿斗至于船中雲長問玄德曰二嫂嫂安在
玄德遂訴說當陽之事離亂困苦雲長嘆曰曩日獵于許
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亦曰此時亦為國家
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裴松之曾
貶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時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
克諸耳若為國家惜操安肯若是謀誅之乎雲長果此

此時亦爲
國家惜惜
國家也非
惜操也處
儒不知語
意亂道如
此可惡可
惡

時勸殺曹操玄德不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爪牙之
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操雖可殺自身亦不
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爲雅
言故知以爲國家惜而答雲長者非本心也乃佛詞耳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西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
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
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
德視之乃劉琦也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叔父因
被曹操受困小姪特來接應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
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

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備戰船欄路不是江東之兵
卽是曹操軍也如之柰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
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
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差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某料
曹操必來追趕趕則主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來斜取漢
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來接應玄德
大喜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
糧雖然城郭狹小可以久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回
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器爲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
萬之衆共歸江夏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琦欲

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
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
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一萬軍
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
夜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
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荊州之軍民
出郭投降訖曹操即使曹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
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上鄧義加爲郎中劉先加爲
尚書餘皆封爲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與衆將商議今劉
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也如此當

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
共擒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永結盟好此意雄壯孫權必驚
憂而來投降其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而寫檄文遣
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
並進船騎雙行沿江面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連絡寨柵
三百餘里烟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於柴
桑郡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
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
言曰荊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陵有金
湯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梟雄與操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彼
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
備值撫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
克諧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
孫權聞之大喜卽遣曾子敬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
劉琦共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操一應錢糧軍
馬皆歸于曹操操今勢大急難搖動不如去投江東孫權
以爲應接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

奸雄奸雄
都。不。是。念
都。人。也。
都。是。念
笑。一。笑

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
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
一。帆。風。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
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殺。操。以。取。荆。州。之。地。北
軍。勝。乘。勢。以。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
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
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在。日。孫。策。亡
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讐。安。得。通
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
但。問。曹。操。動。靜。王。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王。公。云。只。問。諸

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
入城吊喪收過
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
入後堂飲酒肅曰久
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願聞教
誡近知皇叔與曹操
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
幾何將有誰能有意
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
在新野曾與曹操交
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
聞操至則走復曰委
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
用諸葛亮之謀兩場
火燒得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
德曰除非問孔明便
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
明出與肅相見肅曰
我子瑜友也久聞先生才德無緣拜
會今幸相遇願聞日

心在東吳
久矣必待
子敬先之
從來事貴
韓荀此類
是也孔明
一生只用
道着不比
今人淺靈

今安危之事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足久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東英雄歸附之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俱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又少心腹，後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久，魯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

可相離豈可去也。蕭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曾肅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來。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甚矣壯繆先生有先見也。有遠謀也。聞中一着，全局人眼都勝真聖人，也不可及也。只爲當時先爲翼德占了地步，所以今日曹操畏之如虎。此非壯繆先見遠謀，何以有此？故知善爲計者，決不在臨時幹辦。定須開時做了，忙時用也。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議。肅猛省孔明是箇舌辨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倘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肅連囑數番。孔明含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入。而問曰。子敬往荆州體探事情若何。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別有商議。權將

曹操檄文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
今會衆商議未定肅看檄文曰

操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
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于江
夏其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宜早回報
肅看畢曰王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
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
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鱗鱗鬪
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

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等又曰。王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却纔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降曹耳。如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爲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官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各白爲已。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諸人議論甚

是說得極

失孤望于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保
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但操新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
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
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
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
曰莫非臥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
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
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
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機而變不悞于

公肅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

十餘人。我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蕭引領從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有飄飄然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下詞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臥於隆中，躬耕隴畝，以樂天真，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言語挑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

老張來得

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王劉豫州躬
 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
 言暗獻國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豫州兵屯江夏別
 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
 有二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
 毅愚自幼酷愛春秋深慕二公之為人管仲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
 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
 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
 其欲者從而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

更恨

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
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
興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
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
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
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
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
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
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
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

下得奸
毒手

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
 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
 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怪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
 其志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疾病之極當用糜粥以
 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
 以輔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
 待氣脉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爲難矣以
 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
 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

全似誇張
畧無實際
不及子布
多矣

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尪羸之極也。夫以甲
兵不完。城郭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
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傳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
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
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嘗數言。豫州不忍乘亂奪人
之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為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
赴義之民。扶老携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
甘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
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
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國家之大計。社

說盡今日
秀才病痛

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辨之徒虛譽妄人耳坐議立
 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取笑耶子布
 莫怪口直只這一篇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忽於坐間又
 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于貝龍驤虎視
 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
 虞仲翔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
 合之眾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大
 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度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懼

是是

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王
 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退守夏

說得好

只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

賊耳。虞翻不能對。至上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

張儀掉三寸不爛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

陰人步子山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辨之士，不知蘇

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綬張儀二次相

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畏

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猶豫不決，敢

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

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涿郡竹邑人，薛敬文。孔明應

也說得好

聲曰曹操乃漢賊也。綜曰：公言是矣。予聞古人云：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

以天下讓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

秦業，以及于今天，數將終於此。今曹操遂有天下三分之

二人，皆歸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正是以卵擊

石，而驅羊鬪虎，安得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

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為立身之本。

吾以汝累代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蠹國害

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宗叨食漢祿，四百餘年，

不思報效，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

一味蠻罵。此孔明之所謂舌戰也。這箇衣鉢，今日最盛可笑可

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之論。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紂王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爲義士。孔子亦稱爲賢人。爲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

意罵得是

這說得是

臣君又無過常懷篡弒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

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四百年

之洪業至於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惠養天下共知豈

以織席販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論言之

豈不自恥乎陸績語塞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

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

嚴曼才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

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

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

美論

典豈效書生區區為筆硯之間論黃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

焉得妙焉
得妙今日
甚危如何
是奸如何
是奸

唇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故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乃汝南程德樞。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可仰瞻乎天文。下可俯察乎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磐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江河之

水衆皆失色又有吳郡吳人張溫會稽烏程人駱統二人
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奇
才汝等却以唇齒相讎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
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人以口頭之說各負已能政事
安在吳侯久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危安之計者畢竟是誰且
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來請諸葛亮者何人乃零陵泉陵人也姓黃名蓋字公覆
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隨孫策屢有功勳見爲孫
權下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然而無

至言至言

孔明到此

則輸一驚

矣

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
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
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來
見我耶孔明曰亮本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
畢不敢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敘話魯
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
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蓋爲聞孔明之才故
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
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
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

文武分兩行而立營。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抗拒曹操乎？」權曰：「操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紹，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平了袁紹又得四五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二百

身妙

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人權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崔備戰船旌旗蔽空聯絡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之意戰不與戰請足下一

妙妙

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方縱有英雄無所用矣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承父

身妙

三國志 卷之...
兄基業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

惡惡

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障權問曰何計爲
保障孔明曰何不從衆謀士議論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

惡惡

權垂首不語孔明曰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并吞之
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言古

惡惡
好 惡問得

云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此必然之理明公
不早降曹則江東之地士民俱受塗炭矣權曰誠如君之
言則劉豫州何不降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尚守義
不屈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
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服於人之下乎孫權勃然變

色卽起身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權旣怒入後堂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而人先生之言極甚相貌多矣孔明仰面而笑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下問於我吾何言之肅曰果有良策肅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亮舉手則皆爲齏粉矣肅聽此言便入後堂見權權怒氣不息顧謂肅曰今汝渡江只道帶一箇好人來助吾豈知如是虛謬之人也肅曰吾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便發怒擒操之策孔明不肯輕言王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

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慌忙整衣出請孔明曰適來權小見怒發冒瀆嚴威幸乞恕罪孔明亦謝罪曰適間亮言語冒犯乞賜寬恕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耳孤不能保全吳地以十萬之衆而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拒此難乎孔明曰豫州新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極多矣關羽率精甲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正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

縞也。故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因兵勢逼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用武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助同力。破曹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可得。吳地無患。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再不復議。卽日起兵。共滅曹操。令魯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得知。係權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急入見權。昭曰。昭等聞主公興兵。與曹公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權不答。昭又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

足食足兵威名大振焉可敵之休聽孔明之說詞妄動兵
甲此謂負薪救火也顧雍曰劉備數敗與曹公有讐故起
兵伐之江東自來無冤安有併吞之意乎休聽孔明之言
免生國家之患王公自察焉孫權亦不答起身入後堂魯
肅見張昭一班兒出料是諫休動兵慌入見權曰却纔張
子布等又諫王公休要動兵是要投降於曹操文官皆欲
降者有嬌妻嫩子大厦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爲
王公死也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王公若持疑
必被衆人悞矣肅退出外文武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
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猶豫不

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
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
者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恐操
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
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
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舌戰都是題目正大所以壓倒諸英故知言語
如何服人定須輔理而行方服得人也江東諸公正
欲以言語取勝所以終不能勝耳

糜竺

糜竺字季長，平原人。家資豐贖，聖而許大。姊，許人。此氏東，許公。五
 弟，世古。鄴，潘，吳，張，目，五。大，祖，以，聖，陶，備，英，對，吸，言，焉。
 此言，瀾，義，曹，鼎，人，十二，萬，大，軍，壯，意，收，何，且，讓，才，固，公，親。
 夙，交，不，萌，心，前，焉，何，不，信，之，糾，對，吸，彌，丈，劉，以，漢，以，費，只。
 不，容，對，離，對，不，失，吳，夫，人，與，曰，竹，焉，何，不，信，吾，世，之，言，正。
 昔，如，亦，要，鄴，昔，將，鄴，來，又，恐，莫，不，矯，衆，將，將，利，來，恐，樂。
 今，曹，鼎，亦，兵，以，武，對，亦，不，武，南，之，意，問，精，精，士，返，亦，言，利。
 失，吳，夫，人，昆，對，吸，此，請，人，問，曰，何，事，亦，以，謀，貪，財，與，對，曰。

第四十四回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卽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到漢上。星夜歸到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兄可速引孔明來相見。爲幸。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肱。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

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王公會獵於吳，雖有相吞之意，尚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王公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爲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激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厄，乃公之陰騭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

至坐，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

身得武將
精神出好
文章好文
章

周郎自妙

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創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恥笑。平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與兵吾等願効死戰。周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眾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闕澤、呂範、朱治一班兒文官相探瑜各敘禮畢，諸葛瑾曰聞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其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爲使瑾

不敢多言。粵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班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出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敘禮。已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吳主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爲名，師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便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

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劔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付托將軍欲保全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主怨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辨。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徐徐荅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王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能當。

妙

惡

了了

之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
 數人皆被操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
 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妻
 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
 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
 勞牽羊餽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文官
 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望
 北而去矣。周喻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
 二人。如大木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
 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

惡極

妙極惡極
惡極妙極

北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
限一千日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
橋公有二女長曰大橋次曰小橋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
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爲帝王掃平四海
二願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爲晚年之樂雖死無恨
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
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稱心滿
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詐何不速爲之周瑜
曰有何證驗孔明日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
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

爲天子誓娶二橋喻曰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
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卽時誦銅雀臺
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
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
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
滋榮列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挾二橋於東南
兮若長空之擘棟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
羣材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
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旣立兮家願得乎雙堤揚仁化於

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
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
於東皇御龍旗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彰思化及乎海
宇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
急起而止之曰昔劉奴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
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雖民間之女
大橋是討虜將軍孫伯符王婦小橋乃吾之妻也孔明日
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

更惡
更妙

史記

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免致後悔。」喻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更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共聽驅策。後史官單道說孫權激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用機籌，高談善動。周公瑾雄辨能驚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塵兵應爲二橋羞，孔明當日心無量。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興兵。」望公助

本借巧
為助反使
周郎借我
為助妙矣
妙矣

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
操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
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
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
冠濟濟劍佩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事少時
魯肅入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
勞神喻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
引兵巴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

周瑜、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何？」瑜曰：「王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王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主降者，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勝龐戰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答曰：「操雖托名漢

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
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爲國家
除殘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而可降之耶請王公籌之今北
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曹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
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草料三也驅中國士
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
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
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而
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君一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高國如此
皆為北明
畏者線索
也

授孤也。瑜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授了劍，對眾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眾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遲違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便起眾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兵多，懷寡不敵眾。」

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公兵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爲此逕來開解主公耳主人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懷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使聞此義甚無畏也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袁衆亦止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撫周瑜臂曰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

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巴

選三萬人船後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

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

孤孤當親與操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狐疑

耳周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

吾一頭也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速令人請魯肅連

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

士誠乃萬人之恥笑乎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瑜曰此人物

劉備必爲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令招

本人同事後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靜軒詩曰

周瑜不是人

周郎欲殺

孔明真知

已也真賞

也真物

也無比

之小人

婦人耳

如人也

諸葛神機天下少。周郎忽起如賢心。三分天下安排定。
空使牢籠巧計深。

倣得出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
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爲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
日推病令長子程咨代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
乃職。方今曹操美權甚於董卓。囚天子在許昌。屯暴兵於
境上。吾今奉命吊民討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得一槩動擾。
賞勞罰罪。並無視疎。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兼管本部
大小戰船五百隻。日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聽
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

真知已

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尅期取齊號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日論大事如此真將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于瑜先生不可棄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旣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

聽命。卽時離營上馬。逕投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舍。哭拜。各訴疎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荅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谷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之爲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爲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謂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

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爲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爲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回荅。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旣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知如何。

總評

言及二喬不由公瑾不興兵也。孔明妙處兵在禁處。

下着所以再無虛着也

周瑜三

孔明借周郎為助而反使周郎借為助子瑜說孔明

周瑜

降吳而孔明反說子瑜歸蜀此皆倒跌法也亦謂之

辭孫

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後便起兵也瑜共

看家奉頭

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

定周瑜在於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下寨

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

於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

曹兵少紹兵眾兩邊相拒於白馬官渡之時操以

東吳兩事劉皇叔此全忠也
想父母墳墓皆在北方
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
以此忠孝為重
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
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為重

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
望兄察之
瑾思曰表本欲

他到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回荅
辭孔明而起回報周

瑜瑜曰若何
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
即書將此

香案奉奠

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
其有伏見

之計
料吳而此
則又
命
魏
北
皆
隨
超
出
衣
帶
之

總評
此則昔風
泗為
而
又
外
風
泗
皆
為
此
子
命
結
其
則

不養視以再無盡善也

第四十五回

周瑜三江戰曹操

周瑜思付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在
辭孫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
肅邀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
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已
定周瑜在於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下寨五十
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
於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
曹兵少紹兵衆兩邊相拒於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

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
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荅曰蓋聞
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大喜曰
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三萬予兵三萬安能拒之必
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使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
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此各爲主人之事有
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
山斷操糧道此行勿悞孔明欣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衆
官皆散魯肅獨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
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

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恣，以言挑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蹟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盡一能也。肅曰：吾與周郎，何謂一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公等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大怒，何欺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直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名實欲令曹公殺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

此則公瑾
不知孔明
多矣

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慣斷人糧
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脩。公瑾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
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
爲幸。魯肅以言回報。周瑜搖首頓足曰。此人見識果勝
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必爲吳國之患。肅曰。目今大軍相
拒之時。望以國家爲重。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
琦守把江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
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江夏之兵屯於
樊口。在札令人登高望之。使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家
戰船。北岸隱隱烟火不絕。乃徐州青州之兵。玄德聚衆曰。

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裡何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
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
應機處變竺駕小舟順流而下迨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
劉玄德使糜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
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來
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
吾欲親往見玄德面會爭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
肯任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明與我
定計破曹竺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
見玄德有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

周瑜直小
人然亦奸
雄不比今
之小人無
故而忘人
也

二公各各
聖賢不比
世俗常人
也然伏魔
客云

之大患吾非爲己之私實爲國家也嘗肅勸之不從遂傳
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擲盃
爲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
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
行雲長諫曰吾知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妻其
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
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
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
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
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乘舟而來至寨口

玄德自
是福人

玄德觀縹緲關船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
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
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
玄德引雲長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
接而入帳中敘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
下世之俊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
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却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
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
携手而入前日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掛壁衣孔明
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自如看玄德背後拔劍而

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立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滿背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敢敵曹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三萬人足可以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目之玄德會其意

如此算得
定的是可
人

老表何嘗
算來

乃辭瑜曰倘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
送出轅門備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危乎
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
悟問孔明曰若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太山今
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爲期可教
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悞玄德問其意孔明
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
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隻船來玄德慌問
看時船面上一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
乃同回却說魯肅問蒯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開

大是大是

雲長世之虎將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肅
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
云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
喝斬使者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也
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興兵矣當日發放令甘
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
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
聽得周瑜斬了他來使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張
允一班兒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四更造飯五更

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正使船已

到二江江以南船已擺開旗幡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
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卽上船來蔡瑁大怒卽
喚弟蔡璉前進鼓噪吶喊璉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璉也甘
寧執箭扣滿弓望蔡璉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
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左邊蔣欽右邊韓當直衝入北軍
隊中來擒曹操未知性命如何。

羣英會周瑜智蔣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璉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
殺北軍箭似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船盡是青徐
之兵素不曾習水戰大江水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

安能奮武揚威於是甘寧催兩路船殺透後軍周瑜又催
船助戰從巳時至未時北軍都退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
周瑜雖精於水戰便利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
船隻北軍盡回曹徐兵不諳水戰者溺死極多操登旱寨
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你緣何反敗是
汝不用心耳且免汝一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荆
州水軍久不操練奈有多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
便慌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軍在外每日教習水
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你既是水軍都督取便區處而行
何必稟我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

座水門以大船佔於外以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行來
至晚點上燈照倚天心水面上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烟火
不絕搬運糧草車仗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得勝回寨
一面差人報吳侯以甘寧爲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
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通紅火光接連天地
瑜問之左右答曰此是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當夜
收拾一隻樓子船五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魯肅
黃蓋等八員將皆帶鎗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爲幔
排列二十餘人上帶鼓樂迤邐前進至操寨邊日當卓午
瑜命下了矴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

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
瑜曰原久居江東諳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除此二人然
後可以破曹瑜在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曹軍看見忽報
曹操教縱船擒捉周瑜瑜見旗號水寨中起急教收起
何石兩邊四下都一齊輪轉檣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
及曹軍水寨中點出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
回報曹操言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被他深窺吾
寨柵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見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
與周郎同廳交契如親昆仲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左
說此人來降共擒劉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

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曹操帳下幕賓操問曰先生果與
周公瑾交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
要何物將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
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駕一隻小舟逕到瑜
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瑜正在中軍帳上
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與衆將附耳
低言如此如此衆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
錦衣花帽前後簇擁瑜步行遠迎接蔣幹引一青衣小童
昂然而來瑜教從者擺列於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
賢弟別來無恙瑜應聲答曰子翼良甚遠涉江湖生受爲

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別久矣近知
威振東吳名揚華夏故來敘舊以觀其志何疑吾作說客
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也幹曰足
下視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恐兄與曹氏
作說客旣無此心何去速也遂入帳上叙禮畢坐定令左
右取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少時面前設金銀器皿光射
眼目文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鎧分兩
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已畢就教列於兩傍而坐奏軍中得
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曰此是吾同臆友兄也雖從
江北到此却非是曹操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喚子義曰可

妙妙好箭
底官

佩吾劍作明甫今日置酒但敘舊日交情耳如有但提曹
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太史慈斬昂應諾按劍
坐於席上蔣幹聞之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點
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吾兄開
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箇起來把盞必浪誇其才能周
瑜大笑而暢飲酒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出帳外瑜左右
軍士皆全裝慣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
否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
曰吾之糧食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大
笑引幹看營中軍器鞍馬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

周郎此日
極其狠毒
故人之情
可在此也

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不爲過
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
賈鄼生復出口如懸河舌似利刃安能動吾心哉况今時
草句腐儒欲以一面之詞等閑來說我乎言罷大笑此時
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錐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
拍諾將曰此皆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羣英會耳飲至天
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衆拍手而和歌曰

大丈夫處世今立功名功名既立今王業成王業成今

四海清四海清今天下太平今天下太平今吾將醉吾將

醉吟舞霜錄

歌罷慷慨滿座盡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
不勝酒力矣瑜挾幹臂曰日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
而眠瑜本不醉佯推大醉同幹人帳共寢瑜衣不能解帶
嘔吐狼籍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竊聽之時軍中
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觀帳內
卓上一堆文書幹偷視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
張父蔡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某等降操非圖仕祿皆勢迫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
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開

報謹此敬覆希冀照察

此等機關
如同兒戲

不知者以
爲奇計也
真是通俗
演義妙絕

妙絕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將書暗藏於衣內忽周
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公我數日之
內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強應之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
操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看四更
只聽得有一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
意故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
謂不知瑜懊悔曰吾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曾說甚
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至此瑜喞低聲使喚子翼蔣幹只
粧睡着也推不覺瑜潛出帳幹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

好看好看

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
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睡。幹尋思。周
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漏泄。睡到五更。幹起
喚周瑜。瑜却推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
逕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裡去。幹曰。吾在此。恐候都督事
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奔江北岸。來見曹操。
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
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
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
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

這也是

彼天爲

玄德報

此下天

理天理

到帳下操問曰進兵如何瑁曰軍練未純不敢輕進操怒

曰軍若練孰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

不能回答操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酒史獻頭帳下衆皆入

問其故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靜軒有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賣主謀生計

誰料翻爲劍下亡

操雖是中了計不肯錯認乃與衆將曰此二人怠慢軍法

遷延日久吾故斬之衆皆嗟吁不已而出曹操於衆內選

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皆不更

換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畧

施小計。盡以剷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
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勝於吾。
見想此謀亦不可瞞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知。
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總評

人生在世，驚天動地的事，也要幹得一二兩件。此後便
可高枕而臥矣。如雲長斬得顏良，文醜；曹操孫權都
不敢正目而視。卽周郎有意圖，玄德見雲長在側，膽
自碎矣。

周郎借蔣幹以害蔡瑁張允，此等計策，如同小兒卽

非老瞞亦自窺破謂老瞞人其詩中乎决無此事但可
入通俗演義中以驚俗人耳妙哉技也真通俗演義也

要當回將蕭來險其即景景收何

其賦此語亦不可少也其詩以真陸之香曲收也

然不效米命曰其持清錄不眠此信職自前其親友言

此小信蓋以陳利言無妄矣流曰俗管收此以共論然

第四十六回

諸葛亮計伏周瑜

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船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其說得魯肅失色。問孔明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是瞞過蔣幹。曹操必然後省。只是不肯認錯。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則這兩箇手裡。好友送了水軍性命。魯肅開口不得。把此三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萬

周瑜忌才
實忌勝已

者耳還是
英雄相忌

之常如今
人忌才大

為可笑已
為狗也

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瑾若知必然尋事害亮也

魯肅駕舟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聽知大

怒若留此人那裡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

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

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眾將於

帳下教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交

兵不遠水路之中用何計以勝曹操請先生見教孔明曰

大江之上除非弓弩為先瑜大喜先生之言正合吾意昔

姜子牙自製許多雷器吾軍中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

十萬枝箭以備用之兩家之事請先生切勿推却孔明曰

亮最閑於此。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亦可辦完否。孔明曰：即日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必悞了大事。瑜曰：先生可料幾日便成。孔明曰：只消三日，嚴限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誑美都督。便要文書。三日不辦，甘當軍令。周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軍事。了日後，有酹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來，日分付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孔明飲了數盃，就辭瑜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你便兩肋生翅也飛不去。吾已分付軍匠人入去，教他諸

般不便必然悞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
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
必要害我。今日果然爲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無
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其禍。如何
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暫借二十隻船。每船要軍三十名。
船皆用青布爲幔。每船上要束草千餘箇。密布兩邊。皆在
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
公瑾知會。如知吾計敗矣。肅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
也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件。自有道理。瑜大疑。吾不省得
其意。肅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用青布爲

幔上插旌旗內將穀草縛在兩邊皆屯於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二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魯肅來船邊孔明亦教請上船肅問曰何意孔明曰子請子敬往北取箭肅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把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於江面對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船中後傳令教快行果然是好大霧前人有一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滙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依憑英

雄之所戰守時也。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訝長空之一色，
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覩，惟金鼓之可聞。初若溟
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鯤。然後上接
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揚波，
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溽，春陰釀寒。溟溟漠漠，
浩浩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
沉淪於岩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昊無光，
朝陽失色；返白晝爲昏黃，變丹青於水黑。雖大禹之智，
不能測其淺深；離婁之明，焉能辨其咫尺。於是馮夷息
浪，屏翳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圍

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紛雜迷若寒雨
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爲瘴癘內藏妖魅憑之
而爲禍殃降疾厄於人間起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天
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於洪荒混天地爲大塊
靜軒先生有詩一律單道霧云

疊疊風光盛濛濛細雨濃
雖聞雲外鴈不見嶺頭松
一水亡新浪千山失舊踪
禪關昏曉裏風送數聲鐘

當日五更船已到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
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
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

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此。子敬勿憂。却說水寨中
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使人報知曹操。操此
時因見水軍未整。自到江邊提撥調用。俱各停當了。操傳
令曰。重霧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他軍士來的整齊。切不
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
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船邊助射。比及號令
到來。毛玠于禁則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亂箭射
之。後號令到。撥弓弩手約一萬餘人。盡皆放箭。平明時分。
孔明教把船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只聽得霧中
徐晃又引能射者。盡皆赴水寨口。大船放箭。只聽得霧中。

搥鼓吶喊箭如雨發漸漸日高收起霧露孔明急收船回
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人叫曰謝丞相
箭比及報知操時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
操懊悔自責比將皆嗟咨不已却說孔明與魯肅曰每船
上箭可勾四五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箭
明日却將來射北軍強如自己用工造作肅曰先生神人
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凡爲將者不通天文不
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乃庸才
也亮三日前算定今日大霧因此敢取限而辦之公瑾教
我十日辦完人匠料物皆不應手便行官府亦悞了事將

這一件風流過犯明白要斬我我命繫于天周公瑾安能
害我哉魯肅拜服船已到岸五百搬箭軍已在江邊等候
搬箭孔明教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箭都搬入中軍帳交
納魯肅以孔明言說與周瑜瑜大驚慨然而嘆曰諸葛神
機妙笑吾不如也後來史官詩曰

濃濃霧露滿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舟船能擺列
萬餘弓弩盡施張飛蝗透草搖天影驟雨催花射日光
沙塞昔年迷李廣孔明今日伏周郎

江左得箭十萬餘根曹操折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
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謫詭小術何足爲奇瑜曰雖古之孫

吳莫能及也。邀入帳共飲酒。瑜曰：「昨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公是江東豪傑，何故問計於亮也？」瑜曰：「某昨夜仰觀水寨，極有法度，非等閑可攻之。今先生亦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於手內，看同也。」瑜大喜，教取筆硯，來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寫了。兩箇同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喜，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

亦出手中字與周瑜視之亦是火字因此皆大笑而指之
瑜曰既兩計相同再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事
豈有泄漏之理乎子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再如此
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餘皆不知却說曹操折了許多箭
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
之阻切極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爲國賊
以通消息方可圖謀矣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
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瑁之
房族蔡和蔡中見爲副將軍丞相可以恩結之東吳必不
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

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加汝爲列侯重賜
食邑休生變心二人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
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日帶
五百軍士船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
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十隻船來到江口稱蔡
瑁之弟蔡和等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二人哭拜於地吾兄
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爲全部
瑜取金帛賞勞了加爲上將喚甘寧引一校軍馬以爲前
部和中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此二人非
投降者操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

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而面行，特要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裡隄防。每日書畫卯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敵，先要殺他兩箇祭旗。汝勿有誤。甘寧領命了。有魯肅來見周瑜，曰：這兩箇多是詐降。瑜叱曰：曹操殺他人之兄，正欲報仇，何詐之有！你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遂去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使不疑忌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却說黃蓋潛入中軍來見。

周瑜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蓋曰他衆我寡難以久
持何不用火以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已意
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
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獻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
計瑜曰不受誓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到
今雖肝腦塗地心亦無怨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計
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鳴鼓
大會諸將咸集列于帳下孔明亦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
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吾糧草蓄積累年積
月諸將船上止許關三箇月糧草諸將准備禦敵言未畢

黃蓋進曰都督教關多少糧草瑜曰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箇月破的便破若是這箇月破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周瑜勃然變色大怒而言曰吾奉吳王之命籌畫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官面面相看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爲先鋒安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便斬首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之曰汝何等之人敢多言亂吾法度耶先喝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下告曰蓋罪可

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如。權且記罪。破曹之後。問亦未遲。
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哀生。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
首級。既犯吾令。且暫免。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
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叱退衆官。便教行杖。將黃蓋剝
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喝令毒打。打五十大杖。衆官
又告。望恕黃蓋。瑜躍起身。指着蓋曰。汝敢小視我耶。且寄
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
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到帳中。昏絕。幾翻
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到看問了。回到孔明船中。肅
曰。今日公瑾責罪於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

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也。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欺。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如何不知兵法，有鬼神不測之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之。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過曹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肅回見瑜，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者，乃計也。欲令他詐降。

先須用苦肉計。騙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
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
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叅謀特來動問。
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
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某遍觀軍中。絕無一人可爲心腹者。
惟先生素有忠義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受
責。莫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
某已料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恩。無以報之。故獻此
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
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關澤言無

數句惹起赤壁鏖兵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借箭亦謀士之可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義中
不得不如此鋪張耳為將者勿遂以此為衣鉢也一

笑一笑

蓋令人肅人攪面而坐蓋少起試本關戰曰將軍莫非與
來應問蓋不言語且具言不曰將軍忽肆然精悍來應問
部思其便之通也下不難則言低語黃蓋想外訓中語雜奇

夫所以出也... 中用大文之... 出也...

